

青柠 散文作品

在枝头与泥土之间

杨树杈丫间悬着一个喜鹊窝，长尾巴的喜鹊总喜欢在晨光最浓时跃上高枝，把“喳喳”的叫声铺满我的窗台。虽然它偶尔也会潜入院里偷摘几个果子，啄食地里刚埋下去的种子，但丝毫不影响我对它的喜欢。

那天，我站在二楼观察树上的喜鹊窝。杨树叶掩映下的喜鹊窝一直非常安静。于是，我进屋躺下休息，就在我睡得正香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声凄厉的蝉鸣，这急促的嘶鸣声从窗外传来，直觉告诉我这是危及生命的一种尖叫。我一骨碌爬起来，趴在窗台观望，只见喜鹊站在窗前的杨树上，嘴里衔着一只知了，也许是喜鹊的嘴巴弄疼了它，它扑棱着翅膀发出一阵阵哀号。

我仁立在窗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长尾巴的喜鹊还有这般功夫？只见喜鹊用尖利的爪子紧紧抓着知了，也许是捕蝉有些劳累，这只站在树梢的喜鹊没有着急赶路，而是停在一根树枝上。只见它松口把含着的知了，放在了一只爪子里，休息片刻，再次含到嘴里，这个交换的过程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形容。接着它张开翅膀，爪子一蹬，向远处飞去，树枝还在摇晃，一阵阵知了的哀鸣随即远去。只剩下一个“目瞪口呆”的我杵在窗前，好长时间没回过神来。

一个狂风肆虐的夜晚，风掀翻了鹊巢，长短不一的树枝落了一地，喜

鹊辛苦搭成的窝毁于一旦。站在树下，我不得替喜鹊难过。接下来的日子，偶尔也见喜鹊在院子里盘旋。

我时常坐在院子里看喜鹊衔着高过自己的树枝，掠过绿萼梅热情的影子，向远方飞去。聪明的喜鹊去了河对面，找了一棵更大的树重新搭建了一个新窝。望着残缺的喜鹊窝，我期盼有一天喜鹊会重新飞回来筑巢，离我近一点儿，让我再近距离地看看它的高超本领。

倚窗而立，春风轻拂处，小院门口那棵杜鹃树开花了，红得像一团火。花开的日子，我每天都会和它坐一会儿，然后搜肠刮肚，想找一个确切的词来描绘这一树盛开，可是却未找到。细想“盛开”本身已是宏大，全力以赴而又尽兴。你看，杜鹃花每片花瓣都昂首挺胸，让看花人的心也生出一种豪迈。花开像一场不遗余力的狂欢，是对树的馈赠，也是对季节的礼赞。远望近观，一团粉霞燃烧，“生命本该如此打开”是我长久的感叹。

最近在读《一个人的村庄》，年少时的刘二对乡野细致入微的观察令我感动。大自然是他心灵安放的道场，一朵花、一棵树、一只甲虫在他笔下都那么栩栩如生。身居都市多年，我现在成了故乡的过客，小时候的田园生活随着年龄渐长，越发向往。还好，在都市一隅有了一方属于自己的小院，让我可以尽情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感受内心的平静与喜悦。

就像某一个清晨，在杜鹃花簇间，发现一只大蜜蜂，它像巡视自己的领地一样，匆匆地飞来，刚开始是一只，一会儿又飞来一只，接着变成四五只。它们就那样围着杜鹃花蕊，像蜻蜓点水一样转圈，有时候误飞到另一棵粉色的杜鹃花上，接着就会调转方向，重新飞回紫色的杜鹃花丛

里。我蹲在杜鹃花树下仰望，心想，是花蕊的味道还是花的颜色，让它们这样精准地把两棵都在开花的杜鹃花区分开呢？

通过几天的观察，我发现每种花招来的蜜蜂不一样。牡丹花开得那么艳丽，花头又大，但是在它上面停留的蜜蜂有一种是酿蜜的家蜂，另一种却是身体细长且非常小的蜜蜂，它们轻巧的身体在硕大的牡丹花团里，不容易被发现，有点儿风吹草动，似乎就要被风吹走了一样。

而杜鹃花盛花期时，花上停留的是体型较大的一种蜜蜂，足有好几厘米长，长得胖乎乎的，围着花朵飞时，翅膀发出“嗡嗡”沉闷的声响。花期接近尾声时吸引而来的是一群身体带着条纹的小蜜蜂。这种胖乎乎的蜜蜂，老家都叫它“油蜂子”。通过查找资料，我发现它的学名叫“木蜂”，以木材为巢，吸食花蜜为生，对木材有破坏力。

我老家这种木蜂非常多，老家的门口过道，用檩条搭了个棚子，长年累月，木蜂竟把木头中间钻出一个一个的洞，在地下经常看到一小堆一小堆的木屑。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只木蜂，围着洞口转了几圈，确定没有险情，它把头慢慢伸到洞里。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它的屁股刚刚隐入洞穴之时，我赶紧折断一根桑枝，踩着凳子把桑枝一头用力地向洞口塞去。桑枝捅进去半截，感觉还没够着底儿，无奈我只得把剩下的一截又塞进去，才把洞口堵严实。我站在原地，想象木蜂的窘迫和惶恐，有一种打了胜仗的感觉。待我再观察其他的洞口时，却发现刚才堵桑枝的檩条中间，还有几个洞口，一只硕大的木蜂从另一个洞口爬了出来，凭直觉这就是刚才钻进去的。不能眼巴巴让它跑了，墙根儿正好有一把笤帚，我抡起

笤帚就向木蜂挥去，但还是迟了一步，逃离洞口的木蜂扇动翅膀，慌不择路地一头扎进柿子树间，不见了踪影，只剩我在那捶胸顿足。

反而是父亲每天扛着锄头，提着篮子从过道走过，从不去关注木蜂所犯下的“滔天大罪”。看到我有时举着笤帚乱打一通，反而劝我：打它干什么，费那个劲儿。当我说木蜂把木头钻得快要断了时，父亲反而安慰我说，没事，没有那么严重。在我的惴惴不安中，这些年，木蜂每到春天依旧飞回来，找旧巢凿新洞，把我们家南门的房梁当成了自己的家。还好，至今伤痕累累的木头，依然支撑着棚顶。

旧时伙伴，相见甚亲，今天在杜鹃花下，又看到了凿木头的木蜂，这曾跟我斗智斗勇的木蜂啊，你的出现又勾起了多少尘封的往事。那个曾经挥舞笤帚身手敏捷的我，也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如今，我搬一把椅子坐在院子里，看看熟悉的“伙伴”，哼着熟悉的歌谣，它们在花丛间飞来飞去，无比愉悦。

花朵不语，胜似万语千言，花开如同一场盛大的表演，如果少了观众，会稍显落寞。

“花期正当时，来赏花吧！”那天，约了邻居过来赏花，在她们的啧啧称赞中，那棵火红的杜鹃秀起曼妙的舞姿。于是，我们录视频，只为留住花的一段芳华。你记得花开，花就不会枯萎；你来与不来，它都在盛开。绽放不需要掌声，一个欣赏的眼神足矣。

花开满园的日子，我的心受到无比温存的抚慰。每次风尘仆仆归来，推开那扇木门，看到盛开的花，就像我从夜幕下驶过无边荒野的列车窗口，望见远处农舍的小小灯火，瞬间卸下一身疲惫，心头燃起一团温暖的

火苗。

微风吹来，风铃一般的紫藤花轻轻摇摆，花香裹着一种甜丝丝的味道。国色天香的牡丹花渐渐凋谢了，姹紫嫣红惊艳时光的美，也禁不住时间的消磨。他们说，对一朵花最大的尊重就是让它慢慢凋落。它们曾惊艳一段时光，“花开动京城”的浪漫，又何须执念花期的短暂，在属于自己的季节尽情绽放过，不辜负岁月，足矣。

含苞待放的蔷薇花爬满高墙，粉的、黄的、紫红的，像完成着一场春天的接力，让小院一直花期不断。

一株植物的生命力到底有多强大？这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那次春游折了两枝樱花带回家，放在篮子里忘了拿出来。

第二天，我发现樱花已经彻底蔫了，这从山中带回的春意不舍得扔掉，就顺手把它插在了花瓶里。谁知没过几个小时，这将要干枯的花重新支棱起来，吸收了水分的花朵又恢复了当初的元气，水灵灵地继续生长着，让我暗自庆幸没有随手把它们抛弃。

那枝被爱犬弄断的油菜花，奄奄一息匍匐在地。我把它插在了花瓶里，谁承想它竟然在一个细长的花瓶里安了家，一边在结它的种子，一边还在往上攀爬，完成着春赋予的使命。

生命有时很脆弱，就像那棵高大的玉兰树，终没经受住严寒的洗礼；生命有时又如如此顽强，就像那片让脚踩过无数遍的草地，忽然有一天冒出了一棵嫩苗，那是去年大丽花曾经生长过的地方。

喜鹊掠过枝头，木蜂钻进旧梁，花瓣最终落进泥土……原来万物的一生，不过是枝头到泥土之间的一场飞行。

在南山上（组诗）

许良才

打马归来

墙壁剥落是陈年的旧伤
像一把利刃刺向远方
檐下的灯笼怀着岁月的迟疑
将过往化为怦然的声声慢

黄梁一梦，下辈子太远
流连一个叫家的王朝
锈迹斑斑的铁门在记忆里咣当
惊起几只麻雀。藤蔓垂在风中
一条条绿色的血管无关沧桑

一阵风，认领回家的路
缓缓地，踏着平仄的脚步
铁门缓缓关上，像合上一本陈旧的账本，安静地
接受属于自己的命运

在南山上

佳人三两个，相约黄昏后

站在南山之顶，穷尽千里之目
不能省略时间、地点、人物
收拢那些被闲置的记忆
江山的容颜一改再改

天地大书，烟火三尺
草木安居于山，接受四季枯荣
风吹草动的意象太过充沛
每一缕风都能捕捞一句禅语
大江东去，西溪一路向海

一个人在平仄里入定
爱诗的人口吐莲花，不知疲倦
在一首诗里辗转，又爱又恨
在静坐里用冥想喂养疼痛
余生的章节，只剩下长短句

坐等太阳下班

坐在门槛上，看远处霓虹
城市的灯火，碎了一地的星辰
身后空无一人，只有风

回声撞碎在夜空。淡淡的怅然
夜降下来，一场无声的大雪
冻结了血液，时间仿佛凝固了
空洞回声的风声，彻骨的寒意
犹如烈火，火焰吞食着滚烫的文字
好像要将过去的执着烧干净

太阳落下山去了，那座山消失了
空旷寂静的走廊，倒退的街道
每一幕如同冰冷的海啸，瞬间淹没
固执的石像。一股献祭般的执着
像鞭子抽在灵魂上
卑微的样子无声地宣告着胜利和
不屈
夜降下来，黑暗吞噬了一切
没加糖的咖啡，苦涩的味道在蔓延

有一个秋天在老去

该怎样结束，这个热气腾腾的季节
该怎样开始，一片绿叶慢慢变黄
那些未成熟的日子，藏在某个角落
等待迎接。人间所有的美好早有预谋

黄昏和落日，救赎或者拯救

删掉一些不必要的词语
一场秋雨一场寒，寒的是薄凉
用虔诚的祈祷温暖一枚掉队的词
一潭死水需要深刻的词去搅动
沉睡的思念总是漏洞百出

一个秋天正在老去
秋风带着桂花香拂过脸颊
我想和你坐下来谈谈处暑，谈谈爱情
陡峭的秋风，老掉牙的故事
我捡起一句土话，朝山下扔去

每个人都有故乡

当假期来临
从热闹的市中心抽离
仪式般沿着乡间小道行走
将多余的包袱悉数剥离
在回归中完成一场美丽的转化
解构故乡的脱氧核糖核酸密码

光从天井倾泻而下
这种感觉更温暖，更纯粹
故乡是幅地图，方言即风土
和故乡达成统一的语言
家是一部可触可嗅的立体年鉴
思念是连接村庄的渠道
心头永不熄灭的灯火照亮历史的轮回
天空过于空旷，需要白云点缀
人生需要一些遗憾来缅怀过往

关爱生命 关注安全

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

